

東諾夫短篇小說選



安東諾夫短篇小說選



安東諾夫短篇小說選

出版者

作家

出版

版

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

店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71) 本書字數174000 印碼0001—20000

35.5×45.5⁹/₁₆ 印張7 定價7,800元

本書出版說明

塞爾格·彼得羅維奇·安東諾夫是一個很有才能的蘇聯青年作家，一九一五年五月十六日生在列寧格勒，他的父親是一個築路工程師。一九三二年，安東諾夫進列寧格勒的公路學院學習。從一九三八年到衛國戰爭開始，他一直在擔任建築工程師的工作，同時在列寧格勒公路技術專科學校任教。衛國戰爭時期，他參加了蘇軍的工兵部隊，由於在戰鬥中的功績，曾得到了二級「衛國戰爭」勳章，「紅星」勳章和三枚獎章。

一九四四年安東諾夫才開始文學工作，最初寫詩，後來寫短篇小說。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春是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他的作品很受蘇聯廣大讀者的歡迎，而且得到了文藝界的高度評價。一九五〇年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說集汽車在公路上行進，這部作品次年獲得了斯大林獎金三等獎。在最近幾年間，他不斷有新作發表，現在他是蘇聯作家協會機關刊物新世界的編委之一。

安東諾夫的短篇小說是真實而富於詩意的。他善於通過日常生活來表現他的人物。他的作品沒有強烈的戲劇性的高潮，也沒有曲折複雜的情節，然而所描寫的平凡的生活和普通的勞動者，却體現了共產主義時代新人的高貴的道德品質，反映了無時無刻不在飛躍前進的蘇聯現實生活。

安東諾夫的全部作品的總的主題，就是歌頌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勞動人民。他寫的人物雖然是各種各樣的，職業不同，年齡不同，性格也不同，但他們的工作與生活，却都是遵循着社會主義社會的

根本原則的。他們有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有飽滿的勞動熱情，他們認為促進祖國的幸福與繁榮是自己生活的最高目的。蘇維埃國家中個人與社會的一致，在安東諾夫的作品裏得到了藝術的表現。

收集在本書中的十篇小說，是安東諾夫的一部分重要的作品。除了信和朋友們是根據蘇聯文學雜誌英文版一九五二年五月號、一九五三年八月號轉譯、圖書館員是根據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刊行的蘇聯作家短篇小說集卷一（“Рассказы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1）翻譯的以外，其他各篇都是根據列寧格勒蘇聯作家出版社刊行的汽車在公路上行進（“По дорогам идут машины”，1950.）和第一個職務（“Первая должность”，1952.）兩書翻譯的。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四年七月

目次

春	一
舍路洛沃車站	三
汽車在公路上行進	四
在電車上	五
早晨	六
圖書館員	八
信	九
雨	一〇
第一個職務	一五
朋友們	二三

春

我從小就喜歡挨着敞開的窗戶坐着，靜聽着大街漸漸地入睡。

屋裏點着燈，媽媽鏘鏘地提着水桶來回走動着，街上是一片傍晚的寂靜。

現在我也是坐在窗旁，窗台上擺着一盆葉子滿是花孔的天竺葵，窗帘飄打着我的肩頭，對面小花園那兒，我的乾娘走來走去，正用棍子拴窗扉。

路那邊，斜對過去，集體農莊管理處的窗戶明晃晃的。散會了；聽得見砰嘯的門響，門口台階上，人們嘻嘻笑笑，談着話，向四面八方走散了。

我坐在那裏聽着，有點苦味的風兒不時飄進我們的屋裏，吹得天竺葵葉子直往後倒。

爸爸上了台階，躁掉靴底的泥，由他躁腳的動靜，我猜他準在生氣呢。爸爸進了屋子，一聲不響地往長凳上一坐，從衣袋裏掏出來半瓶酒。媽媽歎了口氣，就往地下室取泡黃瓜去了。

獸醫麥莉嘉頂着方格頭巾，像貓似的躲閃着髒泥，走回家去。以前她在節日和晚會時才戴方格頭巾，不知爲什麼近一星期來總是不摘掉它。她一面走一面和女友們談話，我聽見她們說爸爸今天解除了主席的職務。

我偷偷地看了爸爸一眼。

他把酒倒在四稜八角的玻璃杯裏，呷一口，嗅嗅麵包，又呷一口。

媽媽在桌旁站着，兩手插在圍裙裏，愁眉苦臉地望着他。

「讀報！」爸爸說。「大家都聽着！」

他有個老習慣：他一喝酒就要讀報，不管新報舊報都行。我和媽媽得聽着，不許插嘴。

現在就是這樣，他從小圓桌上拿過一張報來，戴上眼鏡，湊近燈坐下，開始讀了：「第一個多年來担任……担任……反動黨……黨……民政黨^①的領袖……」

「明白嗎？」爸爸問，一面把髮髮斑白的頭低得像羊抵人似的，從眼鏡上方瞅人。

「明白，當家的，明白，」媽媽回答，一面拿眼睛估量着瓶子裏的酒還剩多少。

「你呢……明白嗎？」

「明白，爸爸，」我嘴裏答應着，耳朵却聽着街上走路的小伙子們，他們的談話聲飛揚到四面八方。這羣小伙子談着談着，忽然像得到口令似的，一齊笑了起來，笑得整條街都聽得見。他們漸漸走散了，聲音靜下去了，從他們的談話裏面，我知道卡爾波·薩維里奇的兒子華西加當了新主席。

「明白嗎？」這樣問到我的時候，我就回答：「明白，爸爸，」而心裏却在想，現在的主席就是剛才在街上笑的那個華西加。他是上星期從軍隊裏回來的，當時薩維里奇差不多整整一天都在院子裏逮老母雞。

華西加是個年輕小伙子，和我一樣高；他並沒有什麼出色的地方，面貌平常，身子粗粗大大的。他的鼻子往上翹着，下巴也往上翹着，彷彿有人曾經用手在他臉上從底下往上一抹，就成了現

在這個樣子。他是個不成器的孩子：戰前有一次，他爬到我乾娘的房頂上，對着煙囪鬼言鬼語地說了些可怕的話。當時乾娘正站在爐子旁邊，險些兒給嚇掉了魂。他能當個什麼主席啊？……

爸爸又讀了一點，隨後就睡着了，我們也去睡了。我在床上老是來回翻騰着，我因為頭痛，連會都沒去開。後來好不容易把頭煖和，半夜才睡着。可是我立刻覺得——我剛闔眼就有人在敲窗扉。

『這些夜遊神，幹麼這麼發瘋啊！』媽媽下了床。

原來是叫我到管理處去。我收拾收拾，就跑了去了。

管理處的小屋子裏擠滿了人。現在那個被人尊稱為華西里②·卡爾波維奇的小伙子就坐在從前爸爸坐的位子上。當我進去時，姑娘們都偷偷地笑，大約因為我的臉是睡意矍矍的。和我鄰地的工作隊掛車手伊凡伯伯進來了。他穿着膠皮套鞋，在大衣下面露着粉紅條條的襯褲。

『您好啊，』華西里·卡爾波維奇對伊凡伯伯說。『您寬寬衣裳吧。』

姑娘們又笑了起來。

『幹麼你不讓人睡覺？』伊凡伯伯說，向門上一靠。『真新鮮，半夜三更的叫人開會。』

隨後農業機器站的拖拉機手巴沙也來了，她精神飽滿，彷彿還沒有躺下睡過似的。

『到齊了嗎？』華西里·卡爾波維奇問。

② 民政黨是日本政黨之一，成立於一九二七年。

③ 華西里即華西加，後者是車稱。

「到齊了，」我那隊裏的又高又大的遼沙回答，他小心地從門口擠進來。「請說得簡短些。」

「好的，簡短，」華西里·卡爾波維奇說。「爲什麼我們播種得不好，同志們？爲什麼一天才能做出半個定額？往後你們作何打算呢？嗯？到六月才播種嗎？是不是？正月裏才打糧食？怎麼，大家說說吧？叫塔瑪爾嘉別打瞌睡。」

起先沒人吭氣，後來一個跟着一個地講開了，講了一個多鐘頭，起先還講道理，後來可就互相罵起來了，連我也給罵上了。罵我罵得最厲害的是華西里·卡爾波維奇的父親薩維里奇。他年紀已經六十開外，但他自願同青年團員一道工作，可是現在，您瞧，他忽然罵開了。遼沙出來替我抱不平，於是弄得一場胡塗，大家不談工作，評論起人來了。

我想說一說我那工作隊最糟的是紀律太鬆，經常有兩三個人不去工作，而我們的工作却需要全體出動才行。我本想把這一切都說出來，可是人們岔開了我的話，我自己也搞胡塗了，只好坐了下來。

「行了行了，不用再說了，」華西里·卡爾波維奇說。「莫名其妙你們說些什麼。」伊凡伯伯，你來談談吧。」

伊凡伯伯攏了攏大衣，心裏琢磨起來了。

前些日子區報登過關於他的文章，從那時起，他自己對自己也感到驚奇起來。

「問題是這樣的，孩子們，」他想了一會，開始說了。「紐什嘉和她的青年團員們當然工作得不好。她爸爸做主席的時候，這話不好講出口，現在可要說一說了。她們手脚不大勤快，懶得動彈……

再說，定額也有問題。譬如說，我們的工作隊在斜三角地播種，我們的定額規定四十二分鐘種一公頃，一點二十四分鐘種兩公頃，如此類推……而她的工作隊呢，在丘陵地段工作，不能全面播種，得有選擇，拖拉機走起來歪斜斜，一分鐘一轉彎，像是跳山羊舞似的，——定額規定多少呢？同樣是四十二分鐘一公頃，如此類推……」

遠方傳來了兩聲輪船汽笛的長鳴。隔壁的公雞跟着打起鳴來，大家又笑起來，原來是笑這隻公雞在睡夢中錯把汽笛當作雞鳴了。

『好了好了，不要咧着大嘴笑了，』伊凡伯伯說。『我是說，四十二分鐘一公頃……所以我想，妞什嘉應當把她那隊的女孩子抓得更緊，同時她們的定額得稍微減低一點。』

『話不是那樣說的，伊凡伯伯。』華西里·卡爾波維奇說。『你們兩隊的定額一樣，這原不好。請把塔瑪爾嘉叫醒。我們來提高斜三角地的定額……』

又掀起一陣喧嘩。華西里站起來開始講話，大家靜了下來。他講得不多，可是很中肯，彷彿我們集體農莊的事他都一清二楚。他在結束時說：『早晨五點鐘大家一齊下地，像大砲齊放似的。哪怕忙它個一晝夜，也得完成一天的任務。妞莎●本來說得對，但是說亂了。我來替她說吧：每天早晨五點鐘全體隊員都得到田裏。就是這樣。我一早也去，幫幫手。我來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

『瞧我們多需要你呢，』巴莎說。當我們散會出來時，我對主席說，我們用不着別人幫助，伊

凡伯伯的工作隊在平地上播種，比我們才多得有限。

『從來還沒有人做過我們的輔導員呢，而且我們也不讓任何人來輔導，』巴莎補充說。

『那好吧，』華西里·卡爾波維奇回答，『既然你們都是這樣驕傲，我到伊凡伯伯那隊去好了。』

他走了，我把我那隊的孩子們和薩維里奇叫來，我們立刻在路上約定——不睡覺，回去吃了東西馬上就去工作。

彷彿有意和我們爲難似的，我們的工作一開始就不順當。『納齊克』拖拉機發生了故障，巴莎甚至哭了起來。後來又發現，有一塊地耕得不好。總之，到了晌午工作才上軌道。

星期日那天我們第一次比伊凡伯伯那隊播種得多。我們差不多種了六公頃，女孩子們想開個晚會，所以天快黑的時候，大家都回去了，在漸漸靜下去的田野裏，只有巴莎在拖拉機旁邊弄得扳子唏哩嘩啦地響，還有她那九歲的小弟弟加拉西加在她跟前鑽來鑽去。我丈量一天的耕地，走到他們跟前。

『姐姐，看誰先把火星塞擰上，』加拉西加提議。

『把他帶走吧，』巴莎請求說，『像隻蒼蠅似的整天釘着人……』

我答應加拉西加聽留聲機，於是我就領着他回村裏去了。

不知是因爲天氣晴朗，而且是開春以來頭一個快樂的日子呢，還是因爲我們比伊凡伯伯工作得多呢，——爬起坡來簡直輕快得像剛洗過澡似的。我們爬到土崗頂上，遠遠地望見四面開闊的田野、

大路、村莊。在樹林後邊，地平線上有一朵濃雲，然而頭頂上却是一片潔淨的天空，一絲兒雲彩都沒有，雪青的光輝晃得眼睛發痛，白嘴鴉在這光亮的天空中顯得炭也似的黑。

『看誰用一隻腳先蹦到大路上，』加拉西加說。

我贊成了，但是我看見了華西里·卡爾波維奇，就沒有蹦躑。

他在大路上走，敞着外套，戴着鴨舌帽和破手套。他一看見我們就在岔路口站住了。我心裏想，他已經知道我們今天做了多少工，想誇獎誇獎我那隊的女孩子們。

加拉西加拔起腿來飛快地往山崗下跑，彷彿從彈弓射出去似的。我也忍不住跑了起來。

『我有話要和您談談，』當我停下來喘息的時候，華西里·卡爾波維奇說。由他稱呼我作『您』，我立刻知道他要責備人了。我惱恨起自己來了，不該像個小孩子似的跑到他面前……

『您知道不知道，』華西里·卡爾波維奇接着說，『你們的地段上有六公頃耕過的地是不合格的？』

我說我知道。

『耕得不够深，還差三指呢。您的眼睛呢？要知道您是青年團員。您懂不懂，重新耕六公頃地要費多少工？』

我說我懂得。可是華西里·卡爾波維奇把全部問題都弄亂了。農業技士認為有一段地耕得不合格，應當重耕這段地的不是我，而是塔瑪爾嘉，我冤枉得很。我氣得直咬嘴唇，一句話不說，因為我要是辯護，我一定會囔囔起來的。他一路上責備我，說我們自告奮勇組織青年團檢查組，而什麼

事都不做，工作起來馬馬虎虎。我一面走，一面氣得要死，我是氣他責備我而且稱呼我作「您」。後來當我看見加拉西加小鬼頭用憐憫的眼光看病人似的看我時，我實在憋不住了。

「大概您心裏不是味了吧！我們今天比您輔導的那組播種得多，」我說，「所以您就罵起來了！」

「您說這話真胡塗！」他回答。

「我有什麼說什麼。」華西里·卡爾波維奇，您剛當上三天的主席，應該先把事情搞好，再戴您那白手套吧。」

他回答了我。可是他回答我的話，我連提都不願意提。

「您別嚇唬人，」我說。「這又不是從煙囪裏嚇唬乾娘。」

說到這裏我們走到管理處了，華西里·卡爾波維奇讓我進去，我就進去了——怕他什麼！加拉西也進去了。

華西里·卡爾波維奇摘掉手套，往桌子上一扔。

「看把他氣的那個樣子！」我心裏想。

「好的，我最後一次對您……」華西里·卡爾波維奇說了半截，可是電話鈴響了。

「是的……是的……」華西里·卡爾波維奇大聲說，對着聽筒直吹氣。「您是區委？是的，我知道。不是十六，而是六。是的，六公頃。那有什麼不得了的？我們補救就是了。什麼？大聲說，一點兒也聽不見！」

華西里·卡爾波維奇又是吹氣，彷彿想把聽筒吹涼似的。

「誰？我？我做錯了。怎麼樣，當家的又該怎麼樣呢！當家的也會做錯事的。什麼？好，工作鬆一點我就去……一點兒也聽不見。把門關上……」他這句話是對加拉西加說的，然後在電話裏又談了半天，一面說話，一面揮動着那隻空手。

他把聽筒掛上了，可是忘記把手從電話上拿開。他坐在那兒思索起來，而手套在桌邊垂掛着，不知爲什麼，我忽然想起。他和他爸爸住在一起，他們的房間永遠不收拾，地板也不擦，大約還是樅樹節那天擦了一次。我又想起，他從軍隊回來那天，他爸爸親自滿院子跑來跑去捉老母雞。

「我還太傻，」我心裏想，「應當不作聲才對。」

「好了，您回去吧，」華西里·卡爾波維奇說，仍然在思索。
本來該走了，可是我還是站着不動。

「你別生氣，」華西里·卡爾波維奇想了一會說。「你既然是青年團員，就應當處處顧到。每天都應當像今天這樣工作。」

「華西里·卡爾波維奇，您的手套破了，」我說了後，連我自己也覺得奇怪，我幹麼要說這話。

「哪兒壞了？」華西里·卡爾波維奇看了看手套，咧着嘴笑了。「有什麼關係！又不是戴它去逛馬路。」

「拿來我給您縫補一下。」

「不要。我哪用得着這個！你好好縫補你工作上的缺點去吧……」

我簡直羞得受不住，本來應當走了，可是我又說：「拿來吧，」彷彿我少了這副手套就活不下去。

似的。

「好，你要補就拿去吧！」

我拿起手套就和加拉西回家去了。

一小時後女孩子們都到我家來了，大家勸我同她們一起到伊凡伯伯那兒去開晚會。我拿起織補好的手套就走，雖然腰都快累斷了。伊凡伯伯的屋子最寬大，所以我們總是到他家裏開晚會。他的妻子魯凱莉雅·伊里妮奇娜，就是我那個乾娘，親親熱熱地迎接我們，但當她知道我們是來開晚會的時候，就立刻生起氣來。

「我不讓，」她說，「用炸彈炸我，我也不讓。我的當家的怎麼會答應了你們啊？」

我開始勸說乾娘，女孩子們趁這機會趕快把桌子、床、衣櫃……都搬到裏屋去。

「不是往那兒放的，我的野馬啊！」乾娘嚷起來。「這樣叫我怎樣拿架子上的水罐啊？好吧，這麼着當家的回來就讓他自個兒做晚飯好了。這麼着我就到鄰居家坐去。把桌子向旁邊移移吧，不然我那當家的連門都進不來了……」

我們把東西搬得精光，屋子完全騰空了，只剩下掛在衣櫃上面的水浪似的鏡子歪歪斜斜留在牆上，一隻受驚的蟑螂在鏡子下面亂竄。我們擦好地板，窗戶都從裏面釘上半截木板，怕人們無意中往後一靠把玻璃壓碎了，倒了滿滿一桶清水留着喝，在門洞裏撒些禾草。

「你們拿這麼多燈幹麼？」乾娘又嚷起來。「你們想把屋子給燒着？……豈有此理，五盞燈？這麼着我就告你們去了。你們幹麼把五盞燈都掛到一個角落裏？別的角度可就黑了。」

九點來鐘的時候，我們村裏的人開始來了。小孩子和小學生搶先湧進屋子來。他們東一堆西一堆地坐在地板上，坐在爐子旁，馬上就淘氣起來，拿起白鐵鍋當球扔，打彎腿損跤，鬧成一團。一會兒伊凡伯伯下工回來了，乾娘罵了他幾句，就到裏屋準備晚飯去了。獸醫麥莉嘉頂着她那方格頭巾也來了，我們的遼沙把軍用皮帶的銅環擦得金光閃閃的，也來了。當人們來多了的時候，大家又是抽煙，又是嗑葵花子，弄得人聲嘈雜，空氣鬱悶。麥莉嘉出去到門口台階上，這時我也準備回家了。忽然格里沙挎着手風琴出現了，奏起小小的星火和山梨樹，大家開始唱起來，我於是就留下沒走。我心裏感傷起來，就把窗戶打開。涼水似的空氣掀起窗帘注進屋裏。我聽見門口台階上有談話的聲音。我並不是有意偷聽，只不過是我坐得離門口台階最近罷了。

談話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能保持現在的速度，播種就能比進度表提前一天完成，像大砲齊放似的……可別發生意外……明天我去看看姪莎工作得如何。』

『您老是種地啦，肥料啦。有時候也得丟開一下這些公務，去跳跳舞。』

『我不會跳舞。戰前我還是個孩子，學跳舞覺得怪害臊的，戰爭期間又沒有工夫，現在去學大概已經晚了。』

『哪裏的話，晚了！您大約還不滿三十。』

『二十五。我是二二年生的。』

『您瞧，我說的是嘛。年紀還輕着呢，真不知道應當怎樣說您，不愛理人……驕傲。不喜歡和

女孩子談話……」

「我在女孩子面前總是笨手笨腳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哪裏來的驕傲！我常常跟自己生氣。別的男孩子有說有笑的，可是我什麼都不會說。不知道說什麼才好，特別是跟漂亮的姑娘在一起，——舌頭就變硬了。」

「您這人真怪。跟我在一起舌頭也變硬了嗎？」

「不，跟您說話倒挺容易的。女孩子大約是怕我。前些日子——可別跟任何人說——我接到一封信，信裏面有幾首詩。寫得有聲有韻的，跟書裏面的一樣。下面署着「您的芳鄰」。一定是我們村的女孩子寫的。究竟是誰——我可不知道了。信寫得很好，那幾首詩也好。」

「當然囉，那不好還有什麼好。那是布洛克●的詩句……」

「我怎麼會知道它是布洛克的詩句……」

往後我就聽不清了，因為人們在趕小孩子，小孩子們向凳子下面和腿襠裏亂竄。掀起了一陣喧嘩聲。好容易把小孩子趕走，派達沙拿着柳條子站在門口。當聲音稍稍息下去的時候，我又聽見：

「我怎麼能猜得出……」

「必須得猜出……」

「我怎麼能……」

兩個人說話的腔調彷彿彼此有對不住對方的事情似的。於是我恍然大悟獸醫麥莉嘉為什麼平時頂着方格頭巾了。